

信箱彙集之二

懸

想

生活書店發行

懸想

王孟賓

鄙人茲有請示於先生者，祈先生不吝教誨，示一路徑，以免茫無適從之苦，今後得見光明，快何如之。僕自民國十三年因家務問題，輟學以來，迄今六年餘矣，茲於今秋九月間由里來滬，欲謀一職業，暫以棲身，不願再增家庭之擔負，以洗生活不能獨立之恥。但僕求知之念甚切，每欲投身新聞界，認為此路比較可行，維持生活與增進學識可以兩全。但局外人之懸想，未知切合於事實否？尚祈先生賜教，以決進止。僕對於新聞事業，仰慕已久，苟能置身於報館的編輯部，擔一任務，則裨益於僕者必可極大。先生以為然否？尚祈指示詳盡為禱。

十一月廿七日。

「答」能給各人以相當的機會，使各人得盡量發展其特性所長以自助助人，這便是

社會上的一種好現象。能自省察自己特性所長，依此方向努力進修，努力學習，如鍊金，如琢玉，盡量發展其特性所長以自助助人，這是人生一件最愉快的事情，我以為父兄對於子弟所當特別注意的是子弟的特性所長，師長對於學生所當特別注意的是學生的特性所長，我們各個人對於自己所當特別注意的也莫大於自己特性所長。我常以為人人應該立志作最大的貢獻，我所謂『最大的貢獻』，不是說人人要做世俗所謂大人物，我以為各人能就各人自己特性所長作盡量努力的貢獻，便是他的最大的貢獻，這樣看法，不以事業的種類為對象，是以本人的特性所長為對象。

以上所說的一般話，雖是就普通而論，但與王君所欲商榷的問題也很有密切的關係。關於新聞業的內容，生活第四卷第四十期的信箱裏有想念新聞學一文可供參考，茲不復贅，我此處所欲提出來說的是要勸王君對於『投身新聞界』的志願，須從自己特性所長方面詳加攷慮。如自省自己特性所長確

是近於此途，不妨設法嘗試，否則當再注意自己特性所長。到底在那裏——到底近那一途。如僅說『求知』，何業不須『求知』？何業不可『求知』？如僅說『維持生活與增進學識』，只要幹得好，何業不可以『維持生活與增進學識』？這都不足以作為『投身新聞界』的標準，重要的標準是在考慮自己特性所長是否近於這一途。論到甘苦，各業有各業的甘苦，只有特性所長與某業相近的人，對此業纔能覺到其甘，同時能戰勝其苦，或竟覺雖苦猶甘，好像對於心愛戀人，雖自己有所犧牲而心裏情願，不但不怨，並且覺得快樂，仍舊死心塌地的愛她。

昔賢勸人立志，我要加上一個條件，我以為我們要立自己特性所近的志。自己特性所近的志立定後，其次的重要步驟當然是千方百計求達此志。如王君自省自己特性所近的志願是要『投身新聞界』，所謂『路徑』，或入新聞學科肄業，或尋覓新聞界職業的機會以資實習，也許有人說志固立了，一

時得不到相當機會，奈何？這確是事實上可有或常有的情形。我以為倘因經濟關係，只得先就他業，用心服務，也可得到應人接物及辦事的閱歷經驗，同時仍繼續於公餘就自己特性所長進修，時常留心可以利用自己特性所長的機會。就我聞見及經驗所昭示，一人果有特長，果能努力準備，機會不至永遠辜負有心人的。

編者。

我們的讀書合作

朱近

我是一個商店裏的小夥計，所以我所接近的人物，當然也只是限於小夥計——同一店中的同事。但雖然我們一羣都是小夥計，可是我們並不願意自棄我們增進知識的機會。固然我們在現在難得衝出經濟壓迫的重圍去，而不得不過着不合理的生活，但我們終希望努力做一個真正的人。所謂真正的人，並不是醉生夢死

虛度一生的人，而是知道人生的意義，自己的責任，及對人羣社會不無些許貢獻的人。因為這樣，所以我們現在努力於求知。說到求知，就非從讀書開始不可。但我們都是一般無錢的人，在過去，我們中終算有兩個進過中學，但其餘幾個人，不是進過高小而未能畢業，便是私塾出身；在現在——在這教育貴族化的時代，我們更無求學的可能。雖然這裏有不少的夜校，但我們既然沒有錢，也就不能進去。而且那種市僧式的投機的學校，實在也沒有一點切實的智識教給人，只是販賣着他往昔在學校裏所販買來的一些淺薄得可憐的東西，我們實在也不願意進去。我們現在所進的學校，只是我們自己唯一可信的自修學校。我們買書自己來研讀，有不懂解的，我們就彼此來研究討論。譬如我們中有要學英文的，他就把書買來，我們中英文程度較高的就教他讀；我們中有要研究文學的，我們中就有歡喜文學的，他有許多書可以借給他，指示他。對於各種學問，我們都是這樣來研究。我們讀的書籍，一面是如上所說的儘我們各人所有的互相流通，一面則隨

各人自己的歡喜隨時去買。所以我們雖只幾個人，書籍算起來倒也不少。我們中有人要買書的時候，終先經過我們中閱讀那類書比較多的人的介紹，指定，因為他比較的知道那本書的內容和價值。我們還定有不少的雜誌，但這是我們大家分定了定的，譬如今年葉君定了某雜誌，我就不再定，而改定另一種雜誌了。因為這樣我們可以經濟些。但這是我們不約而同的合作，並不要預先約定，或較量定價的貴賤——即各人出錢的多少。這種精神，我覺得尤為可貴。去年我們所定的雜誌，共有十五種。今年有幾種雜誌停了版，我們改定了別的雜誌。因為看不慣店裏所定的沒有聲氣的報紙，我們還共同定了一份時事新報，報費派到各人名下，只要幾角錢，而所得的益處，則不可勝計。天津大公報，我們本也想共同去定，但因不勝兩份報費的負擔，後來我們就設法使也是我們經理所主持的另一公司去定，託該公司同事白天看了之後晚上拿給我們看，這樣也就滿足了我們的慾望。此外，我很有幾個歡喜讀書的朋友——當然也是小夥計，我從他們那裏也可借閱

許多書籍和雜誌，借來了後，我們中有要讀的，他就可拿去讀，而轉輾至於全體。這樣，就完成了我們的讀書合作。

最後我還要一說的，就是我們這種行動，很引起了一向與我們隔離的別的同事的注意。他們在先是什麼書都不要看的，就是有歡喜看的，也只是看黑幕，武俠，性慾狂等惡劣的小說；現在也漸漸地被我們同化了。他們有時也把我們的書拿去讀，並且看後說是很有意義。但這般人也只限於比較年輕些的，因為只有年輕人，才富於求知慾。至於那些年紀比較大的，他們是無論如何也不看的。這因為他們既有地位，又有錢，還讀書做什麼呢？有時我們和他們談及讀書一類的事，他們還說我們是『新派』呢。你看好笑不好笑？俗語說：對牛彈琴，牛不入耳，這話真是一些也不錯的。

我以為我們的讀書合作，不無表而出之為商界青年借鏡的價值，故拉雜寫來如上。不知編者先生以為如何？

三月七日。

「答」這種讀書合作的辦法當然是一件極好的事情，說起牠的利益，至少是（一）買書費可以經濟，（二）彼此可以介紹所見得到的值得看的書報，（三）彼此都得到交友切磋的快樂，（四）彼此的學識都於不知不覺中有了進步，（五）一種書報可由好幾個人享用，增加書報的效用。關於此事當然也有幾點困難，其尤大者是志投意合的朋友不易得，值得看的書報不多見——除非能讀西文的書報，中國的出版界實在患着貧血症，這是無可諱言的。但是『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』，我們常在可能的範圍內，抓住『不願意自棄我們增進知識的機會』。

編者

得意後的失望

呂若謙

我入職業界數年，於服務之餘，愈覺智識之饑荒，一年來幸而得到工讀機會

，苦樂參半，茲請將所感爲先生言之。

讀書，不惟培養人們生活的技能，並且使人們的眼界擴大，胸襟寬闊，想像力高遠，同情心濃摯。教人們做思想的主人，勿爲信條的奴隸。讀書本不一定要進學校，但進學校，却是讀書的一個重要手段。有些小學畢業，便幫着家庭作活去了；有些，過了中學，要成家立業，家庭的負擔，妻子的纏綿，不容許他升學了，至於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繼續不斷讀書的，那是現社會的幸運兒！我沒有那麼幸運，但也不算最不幸，在六年前，總算畢業於中學，雖不必負擔家庭的生計，家庭也不再供給我去升學。於是時時作工讀的美夢。去年，因服務機關的特許，得赴某院選課——和服務機關有關係各科——每晨二時，自八時至十時。

工讀足以彌補失學的苦痛。在不荒廢職務的原則之下，無論晨課夜校，均屬可行。以自己工作的酬報，作求學一切的經費，既無需乎家庭的供給，復無損於個人的事業，這實是一件快事。不過還有兩點使我感着得意後的失望：（一）自修

時間的缺乏。大抵中等以上的教育，教者不過提示要點，融會貫通，全靠自己參考博覽。單讀課本或單聽演講，便是一字不忘，所得的概念，充其量，不過一本書和若干次的演講罷了，何況事實上還不能完全記憶呢！工讀時期，又不應玩忽了本職，因此每天可以供閱讀的時間，不過夜晚的三數時，在此期間，只要同事或朋友來詢問一件事，或隨便的談判幾句，足夠分散我的注意力，也足夠侵佔我僅有的光陰了。自信盡職的我，一面感於當局的美意，一面重視所任的職務，有時不免在夜晚辦一些公務，因此預備功課的時間固有餘，參考書籍的機會則甚少。閱書的量不豐富，學術的造詣，自然就很有限。（二）請益問道的困難。治學貴抱懷疑的態度，貴有深思的苦功。見着問題，發生一些懷疑，再繼以思維，從思維中，獲得一切有關係的知識。有時獨自窮思冥想，不通其故；有時別具見解，願與人辯。此時最好就教員質疑問難，然而來去有定時，匆匆上課，匆匆下課不能和教員作較長較深刻的談話。有疑莫得而指引，至為煩悶。

也許是對於教者對於自己，期望太殷，易於失望，并且常因失望而發生痛苦的感覺。我自己想了兩種救濟的辦法，（一）遲些睡眠，早些起身——晨六時興晚十一時眠——年富力強的青年，一天有了七小時的睡眠足夠了。反正早起有益於衛生，想不致因此而妨礙健康。（二）有疑難處，縱然不能在上課時——以免耽誤同學的時間——或不及於下課後提出，可以改用書面，以誠意動教員，請他們稍微犧牲一些時間，用書面答復。先生以爲如何？

二〇，五，廿四。

〔答〕呂君此信所言，都是他親歷的甘苦，所以說得那麼親切有味。他的高尚志趣，他的工讀機會，都是我們所敬羨的。他說這是『得意後的失望』，我覺得不是『失望』，乃是俗語所謂『學然後知不足』；『知不足』是進步之母，與其說是『失望』，不如說是無限的希望。於此記者有一點要奉勸呂君的，就是我們對於無限的希望，作不斷的進攻則可，『發生痛苦的感覺』則不可；進攻的時候，當以愉快的態度和舒適的精神進行，時間上和工作上儘管不

免緊張，而在精神方面及心理方面却須常常保持坦蕩蕩的氣象，絕對要避免常戚戚的境域。

至於呂君所提出的『兩種救濟的辦法』，愚意以爲尙有可以斟酌之處。學識要緊，健康也要緊，兩者相較，健康實更要緊。有了健康，不怕無增進學識的可能，也不至有了學識而不能應實用的弊病。像呂君日間要辦公，晚間有三數時的自修，我以爲已够，只須持以恆心，循序漸進，學識上之日有進步，可以無疑，若更要侵略到晚間睡眠的時間，我認爲很不妥當。如有過人的精力，像電學發明家愛迪生每晚只睡四小時，活到九十幾歲還是健存着未死，那是例外。假使呂君也有此類異乎常人的體格，我不反對，否則就尋常的體格說，每晚至少要有八小時的充足睡眠，一時『侵略』了這種很重要的休養時間，也許不至立刻覺得不良的影響，勉支多時，不免損及健康。『早起有益於衛生』固不錯，但遲睡和剋扣不可少的睡眠時間却是有害的，這

一點不可不注意。

關於書面商榷一層，如內容簡單，尚可行，否則長篇累牘，寫者答者都很費時間，似不如當面來得便當。關於這一點，我以為做教師的應於授完若干課時，酌抽上課的時間在教室內和學生討論，任他們提出疑問或意見，作比較詳盡的研究。我以為教師應養成學生的思考力和判斷力，不應用注入式的死法硬把材料灌到學生的腦經裏去，便算了事。在大學裏尤其要鼓勵提倡這種討論研究的精神和興趣。如能設法商請教師採納這種辦法，呂君的第二難題便可解決了。

編者

錯誤的眼光

陳文泰

昨今兩天北平各報載着一段南京新聞通信。關於此事，我認為確有討論一下

的價值。現在先把事實的真相錄在下面：

『京市八府塘京華中學，係中央大學畢業生傅况麟所創辦，由傅自兼校長。本屆招考錄取新生中，有女生王佩葵者，亦屬考取新生之一。

王本在上海明德學中讀書，嗣因家產中落，其父又業商失敗，乃令佩葵從師習藝，紅氍毹上，久負芳譽。今夏三度來京嚮歌於夫子廟天韻樓頭，藝名爲王玉蓉，珠喉一曲，聽者魂消。以是捧之者頗不乏人，惟佩葵身爲歌女，然好學不倦，歌餘繡罷，恆一卷在握。且曩時在申，嘗師事已故名士袁寒雲，受其薰陶後，學問更有根底。

最近積得花粉之資，毅然投考京華中學，以遂其求學之志。因其資質之聰穎，卽告錄取，乃不禁喜出望外，是後仍以佩葵學名，每晨手攜書籍，前往上課，儼然一女學士矣。以王無歌女習氣，故未爲人識破。不圖上課未滿旬日，該校校長傅况麟氏，偶於日前課餘之暇，涉足歌場。正在天韻樓上與三五友人凝神聽戲

之時，忽見繡簾啟處，一美人攀帷而出，玉貌珠喉，豔若天仙。經傅氏詳視之下，該歌女王玉蓉者，乃卽其絳帳中之女弟子王佩藻也。同儕與之嘲笑，致傅不禁羞愧無地，傅以王賤爲歌女，廁身校中，認爲有玷校譽，乃於翌日到校後，卽以一紙皇皇布告，將王佩藻開除校籍，不准上課。佩藻以好學心切，得此消息後，卽啜泣終日，且爲之輟歌。自思雖身爲歌女，然公民之權，並未剝奪。且鬻歌亦屬正當職業之一，焉得受此不平等之待遇？在此憤恨交併之下，乃上書於傅况麟氏交涉。經記者覓得原函，錄之如下，惟不知傅校長將何以解說也：

「况麟先生暨各先生鈞鑒：佩藻在貴校一紙牌示之後，退出貴校的大門了。佩藻操清唱業，先後來京三次，相片登在各報，先生等嘗讀各報，在人情上說，不能說是見到佩藻，不知佩藻是歌女。佩藻在上海進德女校及明德中學讀書，原來的名字就叫佩藻，並不_有要進貴校改名朦混的情形。佩藻此次到貴校求學，並不是講人情進去的，完全是由貴校考取的。佩藻到校上課已將一週，自問潔身自

好，並未稍犯校規，及不端行爲與言語。現在先生等突發牌示，說佩榮身爲歌女，有傷貴校名譽，應即開除。不知道歌女不能在貴校讀書，貴校章程有明白規定沒有？歌女在中華民國的國民平等有特殊階級沒有？佩榮有傷貴校名譽有事實沒有？先生等在教育界也算聞人，在法律上，況麟先生是大律師，開除佩榮學籍，當然想有相當的根據，請先生等明白的向佩榮宣示。佩榮是一個弱者，爲生活壓迫，萬不得已才來鬻歌謀生。在先生等看來，以爲一開除就可了事，但佩榮爲歌女的人格計，爲人類平等計，爲整個的社會問題計，敬請先生等注意理性。佩榮求學的寶貴時間不會再來，今年的時間，因爲貴校的開除而犧牲，若無充分的理由，應請先生等負犧牲的全責。被開除學生王佩榮上。」

我們看過以上的事實和王女士上校長的信，對於此事已得到兩種觀念：一是『該校校長傅況麟氏』的頭腦簡單和思想腐陋；一是王女士與環境奮鬥的勇敢和人格的純潔。吾人對於『該校長』的壓迫女性既表示極端反對，對於王女士所受